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

## 第十三回 姜帥施逞聚獸旗 妖仙擺設胭脂陣

詩曰： 花宮仙梵遠微微，月影高城鍾漏稀。  
夜動霜林驚落葉，曉聞天籟發清機。  
蕭條已入寒空靜，颯沓仍隨秋雨飛。  
始覺浮生無住著，頓合心地欲皈依。

話說樂毅帶領軍將，飛臨陣前，見對面一員大將十分醜惡，催馬上前，用刀尖一指，大喝「丑賊今日連傷我兩員大將，可認得樂毅否？」姜豹威大笑道：「姜某名聞天下，屢代公侯，豈認得你這村夫。」樂元帥道：「誰與你角口，你既稱姜尚父之後裔，子牙公的真傳，豈不知識時務者為俊傑。閔王無道，日貶三賢，寵納姨母，殺害忠良，信任奸黨，生民塗炭。我國昭王與民除害，興兵徵討，不上數日，下齊六十餘座州城府縣，眼見得臨淄亡在旦夕。若依我金石良言，解甲投降，獻關報效，亦不失封侯之位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姜豹威聞言，高聲大喝：「反齊的村夫，怎敢游說於我。我恨不得將你碎屍萬段，還敢強辯饒舌。坐牢著，休走，看我取你首級。」兩手擰刀，照頭就砍。樂毅用刀架開，大罵：「丑賊，焉敢擅與我動手。」舉起雁翎刀，對準姜豹威的頂梁骨一刀揮來。豹威連忙架住衝過來。二馬盤旋，一場好戰，殺得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。經戰有五十餘合，真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才，不分勝負。

姜豹威看見樂毅這口刀神出鬼沒，真是仙傳，心中暗想：「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遭殃，若與他賭鬥武藝，諒難取勝，何不用法寶傷他。」想罷，虛砍一刀，往下敗走。樂毅自思：「這賊的刀法不弱，臂力方剛，緣何敗走？一定是誑哄之計，用甚麼暗器傷我。必定是這個主意，我若是不趕，反被兩軍取笑，說我懦弱無能，如去趕他，提防他的暗器要緊。」躊躇一番，用手往前一擺，八員偏將五百軍兵齊撒徵駒，跟著樂元帥，緊緊追趕。姜豹威回頭看見，心中大喜，你一個趕來也就罷了，怎麼帶領人馬追來，看意思是說我真敗，乘機趁勢，要搶高關。他竟然都趕了來。「我與他滾湯澆老鼠，一窩都死。」想定主意，把腿將刀壓下，把聚獸旗取出，拿在手中，唸唸有詞，唱聲道：「疾！」把聚獸旗連展三展，打旗角裡就起了一陣黑風，對面不見人，伸手不見掌。樂毅正然追趕，忽然一陣黑風，刮得天昏地暗，二目難睜。忽收坐騎，定睛觀看，只見一隊豺狼虎豹，白象青獅，張牙舞爪，隨著黑風一擁前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忙兜轉馬，回頭往下飛跑，各顧性命。姜豹威見樂毅敗走，驅動惡獸，領著大小軍兵，隨後追趕。惡獸在前，軍兵在後，近的刀砍，遠者箭射，追趕有十餘里，大獲全勝，收了法術，帶兵回城，擺酒慶功不提。

且說樂毅往下大敗，見齊將收兵回關，喘息少定，收集殘兵回營，升帳坐下。眾將俱來問安，查點將士，五百軍兵，八員偏將，陣亡一半，損傷百來，止存五十七騎，心中怨恨，大罵「丑賊倚仗法術傷人，難稱好漢，有日拿住，碎屍萬段，方消此恨。」正在怒罵間，忽巡哨軍來報：「小的在轅門外十里，拿獲奸細一名，不敢不報，乞令定奪。」元帥吩咐：「綁進來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押在帳前跪下。樂元帥便問：「你是何人？從實說來，饒你一死。」那人眼湧痛淚，叩頭有聲：「元帥在上，小的叫做王文，在這關內食糧當差，只因城中兵微將寡，主將差遣小的上章邱、歷城兩關求救，不想冒犯軍前，求元帥老爺饒小的狗命。」樂元帥道：「可有文書否？」王文道：「現在懷中。」令左右搜檢出來。只見油紙一張，包著文書二角，拆開看來，見是姜總兵署名、約會章邱、歷城兩關主將，各領人馬前來，共破燕兵。樂毅看罷暗喜：「此天賜我成功，就在這二角文書上。」傳令把奸細斬了，將他號令腰牌解下，差心腹守將，假裝王文，上章邱、歷城兩關處請救，家將領令去了，樂毅傳令石乘：「帶領二千人馬，前往法馬嶺大道紮營，鳴鑼播鼓吶喊搖旗。再領三千長箭手，在嶺下谷中埋伏，兩關人馬見大道上安營，決不敢走，必然奔走小路，等他人馬進了山谷，你可把插木石壘，斷他去路，令箭手放箭，不許走漏一騎，違者軍法見首示眾。」石乘領令，轉將下來，領軍行事去訖。樂毅又令偏將李勇，預備三千竹筒，內裝狗血蒜汁污穢之物，等姜賊施逞邪法，便令三千精兵，各拿一竹筒，噴出污物，破他邪術。調遣已畢不提。

且說章邱守將盆成括，得了姜豹威文書，會集歷城關元帥尹成，各領雄兵二千，合兵一處，擇吉日興師，一路浩浩蕩蕩，望鄒平而來。前哨飛報：「有燕兵紮下大路，攔住去路，乞令定奪。」盆成括道：「想必燕將知道我兩處人馬來到，先在此等候堵截，諒來大路是不能過去了。」尹成便問旗牌道：「還有別路可往鄒平否？」旗牌用手往東指道：「若由這小路進山谷去，近得十餘里，只是路窄難行。山前大路雖然寬展，卻遠得十餘里，敵軍安營，不得過去，任憑二位老爺主意定奪。」盆成括道：「既有小路可通，就去捷徑罷。」兩關人馬由小路轉入山谷而來。

且說石乘見齊兵進了山谷，滿心歡喜，果然元帥神機妙算，隨即登高瞭望。只見兩關人馬，一隊隊走進谷中，連忙施放號炮。各軍將插木大石堆住了哽噎咽喉，絕了出路。東山口長箭手，一個個搭弓拉弦，吶喊搖旗，往裡追趕。盆成括、尹成二將，帶領軍兵，進了山口，正在谷中行走。只聽炮響連天，差人哨探，回報導：「前途山口塞斷，後面大兵趕來。」心中大驚，四面高山峭壁，並無出路，只得傳令，全軍倒退，掉轉干戈，將尾作頭，回轉原路。行至狹窄之處，聽得一聲鑼響，箭如飛蝗，無處躲避，雖有武藝不能施展。盆、尹二將，被箭身亡。四千軍馬，射死一半，餘者扒山越嶺而逃。石乘大獲全勝。

姜豹威正在鄒平關盼望救兵，這一日聽見東南上炮火振天，喊聲不絕。遠探來報，有章鄒、歷城兩路人馬前來助戰，在法馬嶺與燕兵大戰，特來報知。姜帥聞報，心中大喜。「既然兩關救兵已到，在法馬嶺拌住燕兵，我何不暗暗下關，出其不意，劫取燕營，兩下夾攻，定獲全勝。」定了主意，連忙點集三千人馬，悄悄出關，來至燕營。一馬當先，軍兵發聲喊，一齊搬開鹿角，砍斷寨柵，殺入營中，原來兵將俱無，是座空營。姜帥大驚：「不好了，中他計了，快快退出營去。」軍兵驚慌，尚未出到轅門，忽聽炮響連天，城聲振天，四面八方，燕邦人馬圍裹前來，將齊兵困在核心。姜豹威大怒，抖擻精神，東衝西撞，並無出路。暴跳如雷，忙念真言咒語，將聚獸旗連展三展，只見黑風一起，虎豹獅象，隨風聚群，張牙舞爪，飛奔而來。樂毅一見，放響號炮，李勇忙領三千軍兵，備拿竹筒，把那些雞犬血、蒜蔥汁污穢等物，噴將出來。須臾惡獸無蹤無影，黑風消散。姜豹威大怒：「好反齊賊，怎敢破我的聚獸旗。」旋回戰馬，奮勇當先，向前直衝。只聽見一聲炮響，繡旗高飄，樂毅立馬橫刀，攔住去路。厲聲高喝：「丑賊還不下馬受縛，等待幾時。」豹威一見，無名火起：「好村夫，怎敢破我神術，我和你勢不兩立。」言罷，催馬掄刀便砍，樂毅舞刀相迎。刀來刀去，只見火星亂冒，塵垢飛揚，大戰二十餘合。樂毅旋馬敗走，姜豹威大怒：「好村夫，你往那裡走！」務要趕上擒拿，一抖絲韁，趕將下來。樂毅聽得鈴聲響，丑賊來近，心中暗喜，打懷中取出象鼻葫蘆，托在掌上，拔去了蓋。只見一陣神砂，遮天映日，蒙頭掩眼，二目難睜。姜豹威大驚，旋馬拖刀，引著殘兵敗走。樂元帥追趕不及，被他逃回鄒平。樂毅只得收兵進營，升帳坐下。石乘將盆成括、尹成二人首級獻功。樂元帥大喜，記下石乘頭功。其餘眾將，按功升賞。殺馬宰牛，犒賞三軍，營中排筵，慶功賀喜。這話不講。

且說姜豹威敗進高關，查點兵將，傷殘太多，心中懊惱，低首沉吟：「指望劫營大勝燕兵一陣，誰知反墜奸計，破了神旗，損兵折將，此恨難消。」思想未完，忽報「章邱、歷城兩關人馬前來救應，都被燕將石乘誑進法馬嶺山谷，埋伏箭手槍手箭射，止存四百餘騎，四散逃生。兩關主將首級，現在燕營號令，不敢不報，乞令定奪。」姜豹威聞報，大驚失色。「可惱樂賊，欺我太甚，絕我救兵。如今兵微將寡，獨力難持，焉能泄得胸中之恨。我何不往請真人下山，幫助一臂之力，有何不可。」想定主意，一面修表回朝請救，一面吩咐快排香案，轉身離坐，淨手拈香，雙膝跪下，眼望仙山，口稱：「祖師，弟子姜豹威被樂毅欺人太甚，損兵折將，孤掌難難，懇乞師尊大發慈悲，下山相助，感恩不盡。」祝告已畢，站將起來。只見一縷香煙起在空中，競奔瑯琊山瑯琊洞。

那洞中有一個妖仙，修煉千年，得了道果，遂成妖仙玉面真人。五年前姜豹威酷好神仙，愛習異術，被玉面真人度上高山，習藝三年。妖仙傳授他聚獸旗一面，打發他下山求名。閔王見他人物魁偉，武藝超群，封為總兵之職，御守鄒平。妖仙常常下來看看姜豹威。這日妖仙正在洞中閒坐，偶聞一陣信香到來，妖仙讓過香頭，攔住香尾，一把抓住，往鼻上一聞，便知其情。站將起來，忙喚童兒：「好生看守洞門，我往東齊走走。」童子回說：「弟子知道。」妖仙往後洞取了一件法寶，藏在身邊，出離古湖，使一陣黑風，滾滾騰空而起，不用三個時辰，早到了鄒平關內。收雲攬霧，落將下來，竟至帥府，令門軍通報姜豹威聞知，不亞如斗大明珠落在掌中，吩咐大開正門，率領一班將士，接出府前，雙膝跪下稟道：「弟子接駕來遲，望乞恕罪。」妖仙伸手相扶：「賢徒請起。」師徒二人，攜手進了帥府，至豹沙廳讓妖仙秉正坐下，復又叩頭。參見已畢，茶罷，妖仙開言道：「你在此間鎮守，連日與樂毅對敵，勝負如何？」姜豹威欠身離坐，尊一聲師父：「弟子蒙師父傳授的聚獸旗，大勝燕兵一陣。後來章邱、歷城兩關人馬前來相助，在中途法馬嶺與燕兵接戰，彼時弟子滿望劫他大營，殺他片甲不回。誰知反中了樂毅空城之計，神術又被他破了，殺得大敗虧輸，二關救兵，全軍盡沒。如今兵微將寡，伏乞祖師拯救，不但弟子沾恩，即關內良民，亦感生全之德。」妖仙道：「賢徒不必害怕，既然貧道下山，定要擒拿樂毅，助你成功，只管放心。」姜帥望上叩頭：「全仗真人慈悲。」吩咐擺齋。師徒二人飽餐一頓，天色已晚，一夜無詞。天明早起，姜帥升坐，發放軍情已畢，伺候妖仙出來，至豹沙廳坐下。姜帥請過早安，妖仙開言道：「貧道此次下山，也不用與樂毅動手廝殺，略顯奇妙，擺一座小小的陣勢，那怕他雄兵百萬，千員勇將，管教他一個個三魂脫體，七魄全消，不用動手，三日之內，盡喪無常，不知賢徒心下如何？」姜帥叩頭道：「全仗真人妙用。」

妖仙道：「你在北門之外，揀一塊淨地，按東西南北四門，挖四個大坑，坑深一丈二尺，寬六尺四寸，坑裡頭埋伏乾柴硫磺磷發火之物，上鋪一層狼糞，四門俱是一般。東門坑沿上插四面藍旗，用二十四名壯健軍兵鎮守，青盔青甲，用十六名挽弓搭箭，用八名手執信火，等樂毅進陣，先放狼煙，煙迷住他，他不出來便罷，若他闖出來，把藍旗揮動，十六名長箭手一齊放箭，八名信火手一齊在坑中發火，攔住去路。南門坑沿上插四面紅旗，也用二十四名壯健軍卒鎮守，金盔金甲。西門坑沿上插四面白旗，也用二十四名壯健軍士鎮守，鐵盔鐵甲。三門上俱照東門一樣行事，放起狼煙，攔住樂毅的去路。坑左邊坑右邊按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四處空地，把土刨鬆，用黃柏草填上，灑一層硫磺發火，每方用健漢五十名鎮守，各執信火，等樂毅進陣，坑中起煙，地下發火，阻住去路，不許違誤。正中間搭一座法台，台高三丈六尺，豎一桿落魄黑旗，台上用黑豆一斗，狗血一桶，黑碗一個，篆字金牌書寫『攝魂台』三字，懸在中間，旁寫一行小字：『樂毅到此，化為飛灰。』這樂毅見了，定然動怒，刀劈此牌，台上作法，將他制於馬下。攝魂台前，挖一個大坑，深三丈六尺，方圓二丈四尺，坑沿上用桃木椿一十二個，周圍釘住，選年少美容風流女人十二位，送進陣中，綁在桃木椿上，將小衣服脫了，寸絲不留，小便處顯露出來，上身罩上五彩顏色衣服，手中各拿招魂扇一把，一個個綁在椿上，用弓弦勒死，聽貧道調遣。死屍背後，各立招魂旗一面，各寫女子名姓，下寫著『樂毅殺生在此坑內』，將貧道的聚魂寶瓶放在中間，以便收他的魂魄。此為一心迷魂胭脂陣，你去勾引樂毅打陣，他若跟進陣來，你可棄馬登台伺候，收他的刀馬，這是汝的執掌，不可違誤。速去辦來，準備貧道作法，去罷。」